



每周乘高铁回老家打理菜地,没想到

舅舅恋爱了

□陈斌

舅舅去世后,舅舅一个人生活,显得形影孤单。后来,舅舅在我们小区买了一套房,平时三餐都在我们家吃,免去了煮饭洗衣等琐事。

舅舅勤劳了一辈子,总是闲不住。人虽进了城,可仍在乡下种着菜。舅舅的老家在四川隆昌界石镇,与重庆荣昌相邻。由于成渝高铁快捷便利,舅舅大多乘坐高铁往返。

舅舅每周去打理一次菜园,早上7点多钟从荣昌北站坐上往成都方向的高铁,十多分钟就到达位于界石镇的隆昌北站。

到站后,再步行20多分钟,就到达菜园。上午,舅舅在菜地除草、翻地、浇水、施肥等,中午时在村里刘大娘家吃午饭。午饭后,舅舅会在村里与以前的乡邻们聊聊天、串串门,舅舅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下午四五点钟时,舅舅走到菜地,摘满一背篓蔬菜,然后径直往高铁站去了,乘上前往重庆方向的高铁列车,回到荣昌时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

舅舅每次皆能满载而归。背篓里嫩绿的南瓜,丝滑的丝瓜,白嫩的豇豆,还有紫色的茄子……舅舅回家后,总会在第一时间展示他的成果,眼神里透着喜悦和自豪。

可最近一段时期,舅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起伏。起初,舅舅从乡下回来,比以往更加喜悦亢奋,哼唱着小调,显得不同寻常,而且间隔一天就要去一次乡下。又过了一段时间,舅舅的情绪突然变得消沉起来,时不时还叹息一声。

爱人见状,关切地问:“舅舅,您身体不舒服吗?”舅舅摇摇头:“我没有病。”我瞅了瞅舅舅,感觉他似乎有心事。

舅舅已经十多天没去乡下打理菜园了。那天早晨他对我们说:“今天去菜地看看。”我对舅舅说:“您最近身体不太好,不必去管菜地了。”舅舅执拗着说:“我要去看看。”

当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舅舅还没回来。我打了几次电话均无法接通,见天色已晚,我便开车到乡下,趁着月色来到菜地。不见舅舅的身影,我只好到舅舅平常落脚的刘大娘家。

来到刘大娘家院子门口,见大门紧闭,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刘大娘留的纸条,说舅舅病了,现在在南关医院。我赶到南关医院,找到舅舅的病房。在病房门口,我看见舅舅坐在病床上,刘大娘正在喂舅舅吃苹果。此时,刘大娘的女儿晓梅一把将我拉到一边,示意我随她出去。

晓梅是刘大娘的独生女儿,

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晓梅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南关医院做了一名基层医生。晓梅看出我的紧张,忙对我说:“叔叔的身体很好,你不用紧张。”她停顿了一会,说:“我们平时工作都很忙,忽略了老人的感情需要……”

原来,舅舅丧偶后内心一直十分孤独,借着打理菜地来分散注意力。由于与刘大娘的菜地相邻,舅舅也帮刘大娘做一些体力活。刘大娘也经常照看舅舅的菜地,虽然舅舅每周仅来打理一次,但菜园依然长得郁郁葱葱。加上舅舅在刘大娘家搭伙吃饭,这样便日久生情,碰撞出了感情的火花。舅舅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因而郁郁成疾。

晓梅讲完,我们都会心地笑了。我们对两位老人的恋情都很赞成。想不到,成渝之间奔驰的高铁还成就了两位老人的黄昏恋。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评协主席)

在太行山上
遇见一把老军号
(外一首)

□屿夫

无数的冰雪,封锁住山径
寒风掠夺走热量
在崇山峡谷的腹地中,崎岖之间
爬行
爬行太行山上,血沸腾
汹涌着
敲击起自己的筋骨
仰天长歌
晚生的我来啦,为向您致敬

这是什么样的路呢
八路军将士走过,游击队员走过
抗敌的民众
从这里奔向了胜利
追随英雄们的足迹啊
坎坷其奈我何
心与脚步,如山石坚定

怎会忘记你呀,山中的老爷子
你说,你珍惜的这把军号
曾被战斗的父辈吹响
吹来黎明,一次令我沉思的相逢

站立在“愈炸愈强”前

面对“愈炸愈强”
不由得肃立
情感与骨骼肌肉挺直绷紧
这是源自血脉的反应
天然拒绝轻佻
生出强烈无匹的庄重与景仰
我的城市
无畏的抗战到底的一辈

历史写于纸上,写进网络空间
更深地镌刻灵魂
一年年呀,永远的纪念
升华,高扬坚毅的民族精神
唯史诗切勿遗忘
这一句,这里的和全中国的人们
皆会铭记,齐声应答

愈炸愈强啊,在世界东方
崛起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国耻铸骨
岂能弹指一挥间
(外一首)

□陈从蓉

沉重的硝烟
飞溅的鲜血
华夏罹难,老重庆的胸膛
一遍遍撕裂
每一块残垣都成了黑色墓碑

血淋淋的历史
痛彻心扉
岂能弹指一挥间

长明灯如是说
肃穆青山如是说
翻滚的江水如是说

被炸瞎眼和右腿的曹婆婆
摩挲着斑斑的全家福
颤栗着说

山河种春

卢沟桥的枪声未远
长白山的雪依然殷红
杨靖宇、赵一曼、佟麟阁、张自忠……
闪烁在石碑的名字
化作青山炽热的脉搏

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手捧火种
在八千里山河的裂痕里
坚韧地,播种春天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栗香里的岁月

□卢学敏

妻子从冰箱里翻出一袋板栗,圆滚滚的果实裹着薄霜,在晨光里泛着深褐的光。她往电饼铛里倒了点油,栗子“哗啦”一声落进去,金属碰撞的脆响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盖子合拢的刹那,五十多年前的甜香猛地撞进鼻腔,那是母亲在灶台前掀开锅盖时飘出的味道,混着柴火的烟,漫过整个屋子。

电饼铛微微的震动,仿佛摇醒了沉睡的山沟。村东那片绵延的栗林,又该红压压地挂满栗子了吧?那些勾连交错的枝丫,当年是全村人眼里的“聚宝盆”。光溜溜的山道上人影攒动,从黎明晃到日暮。挎篮子的妇人把栗子倒在玉米秆大棚里的地上,哗啦啦一片声响。

我五岁的记忆里,总沾着荆条的草木气。父亲编的篮子勒在小臂上,荆棘边缘被磨得光滑,却仍硌得生疼。小姨总会瞅准会计低头的间隙,把几颗圆栗子飞快地塞进我的裤兜里。我慌忙勒紧裤腰,夹紧双腿,跌跌撞撞地朝家跑去。母亲嘴里嗔怪“下次可不敢了”,手指却已探进裤兜,麻利地掏出沾着泥的栗子,在葫芦瓢里一涮,丢进凉水锅里。

灶膛里火苗跳跃,舔着黝黑的锅底。锅盖一揭,白汽裹着甜香砰然炸开,弥漫了整个土屋,弟弟的眼睛瞪得溜圆。粗瓷碗里晾着的栗子皱起了褐皮。母亲剥开一个,吹口气,塞进弟弟嘴里。那咯咯的

笑声震得窗纸簌簌地抖。后来弟弟长得比我高大壮实,母亲总笑说是“私藏”的栗子养肥了他。我摸着自个儿并不粗壮的胳膊,倒觉得那些偷渡回来的栗子,早已把那份暖融融的甜,烙进了骨血里。

秋雨后的天墨黑,土路上窸窣着碎响,藏着女人们的心跳。母亲揣着镰刀出门,鞋帮透湿冰凉,篮子勾在肘弯。她们猫腰钻入栗林深处,镰刀尖轻轻拨开落叶,搜寻风雨打落的漏网之鱼。有回她和邻家婶子被看护人追撵,提着篮子往柴草丛生的山坡逃,枯草刷刷抽着脸,心在嗓子眼狂跳。待听不见吼声,才从草棵里钻出,篮子里的栗子沾着草屑泥水,颗颗凝着惊魂未定的冰凉。那天的栗子在锅里滚得格外久,母亲一边剥壳一边无声地笑,眼底跳动的火光,竟比灶膛里的火焰还亮几分。

如今超市里的栗子堆得齐齐整整,糖炒油亮,蜜裹甜香,穿着华美的衣裳。可我眼前总晃着母亲从裤兜掏栗子时,指尖沾着的泥;弟弟鼓着腮帮子嚼栗子,嘴角黏着黄澄澄的栗粉;小姨偷塞栗子进兜时,那一闪而过的狡黠与温软。电

饼铛“叮”的一声
跳了闸,妻子掀开盖
子,焦糖色的栗子在
油光中翻滚。她捏起一
个吹口气,递到我唇边:“尝尝,
甜过外头卖的吗?”指尖传来微
烫的感觉。剥开栗壳,热气裹着甜
香涌出,模糊间仿佛看见母亲正站
在那片栗树的浓荫里,朝我招手。她身
后的枝丫上,累累栗苞在逆光中晕开一
片温红的氤氲。而眼前电饼铛吱吱作响
的油光,正把那些红氤氲的碎影,一点、
一点烙进这栗壳的裂纹里。

(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



凉鞋记

□刘成

细带生生撑断后,父亲便要费些手脚,在那伤口处嫁接一条新带。我总被补后的鞋跟上趴着的那条僵死的、灰突突的蚯蚓,硌得心里发毛。待到鞋底终于不堪重负,父亲还会寻来同色废弃的旧鞋底子,比着断开的鞋底修剪好形状和大小,然后合在断处补上。父亲如法炮制将鞋补好,又拿在手里仔细检查一番后递给我,示意我穿上试试。我极不情愿地趿拉着这饱经风霜的战利品,脚尖突兀地垫着补丁,走起路来像踩了块鹅卵石。

我故意装出跛脚的姿势,一旁的母亲看在眼里,上来柔声安慰我:“你正在长身体,把今年热天熬过去,明年给你买双新的。”见我的嘴翘得能挂油瓶,母亲

又给我们三兄妹一人五分钱,让我们去买橘子冰糕吃。我捏着硬币犹自不服:“他们又没穿烂鞋!”母亲笑说:“只给你一个人钱,买回来你还不是要分给他们一人咬几口,你也吃不安逸嘛。”母亲的轻言细语,像暑天里突然掠过的一缕凉风,把那些毛躁都吹散了。

于是,我和我哥我妹,并非靠在阳台的栏杆边嚼着手里的冰糕,童年的不快,就像阵穿堂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竹签上的甜味渐渐淡去。最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手里的竹签往对面瓦房顶上抛,比赛谁抛得高,抛得远。那些竹签划过夏空的弧线,是我此生最美的彩虹。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夏天过完,换上网鞋总会让人心情愉悦。可穿过几月网鞋后,难免心生厌倦,又巴望夏天早些回来,又可穿凉鞋了。这种周而复始的心情变化,就像小时候特别盼望长大、长大后又怀念小时候一样。

小时候夏天到来,我会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从箱子里翻出去年留下来的凉鞋。那塑料凉鞋是跟泥巴一样的褐色,经过去年整夏的肆意蹂躏,然后在箱子里憋屈了漫长三季,如今重见天日已略有变形,像两只毫无生气的癞蛤蟆,招人嫌弃而又倔强地活着。

凉鞋没有网鞋经穿,最先溃败的总是后跟那条细带和搭扣处。手巧的父亲便将一根细锯条在煤炉上烧得通红,往断裂处轻轻一烙,塑料便流着泪重新相拥,一缕青烟后便大功告成,我又穿上那双身残志坚的旧凉鞋行走自如,任谁也瞧不出破绽。

可若是我又长了脚,将凉鞋跟那条